

# 靖海大將軍

三百年前的  
台海风云……

一个我们不曾熟  
悉的名字背后，却  
有着无数关于平定  
台湾的精彩传奇故事。

张笑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靖海大將軍



张笑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靖海大将军/张笑天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 - 5321 - 2991 - 8

I. 靖… II. 张…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5472 号

责任编辑:修晓林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李 静

正文插图:叶 雄

## 靖海大将军

张笑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40 × 935 1/16 印张 48.5 插页 2 字数 793,000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 册

ISBN 7 - 5321 - 2991 - 8/I · 2297 定价:4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 - 62662100

## 导 语

万丈狂涛，浪花如雪，海与天之间涌动着金色的夕照，在这风涛嘶吼的壮丽宽广的背景上，仿佛流荡着穿越时空而来的气势磅礴的音乐，其实那并不是乐音，那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带有历史穿透力的音响，它也许昭示着什么，也许什么都不意味。

这就是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，几个世纪以来，狂涛巨浪不知推起和淹没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，有一个本应当与郑成功一样让人们肃然起敬的英雄，却让我们陌生。他的知名度远远不能与他的功勋相匹配，历史是无情的，又是有情的，功与过终会尘埃落定。这个为他而写的故事，跨越三百年的历史云烟，依然能够让我们扼腕、动情，让我们思索、缅怀，他就是康熙年间的靖海将军——靖海侯——福建水师提督施琅。

## 第一章

---

爱恨情仇并未尘埃落定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曾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故事开篇，我们的主人公们尚在各自的五里雾中。如果历史不出现惊人的重复，哪有二美救英雄？弃暗投明是有讲究的，有奶便是娘吗？谁明谁暗？当局者谁能说得清？

---

这是清康熙二年的晚秋之夜，福建海外的厦门岛，浓黑的夜晚，闪着粼光的大海辉映着金门城阙里闪闪的火光，海啸声如滚滚的沉雷，混合在马蹄声、冷兵器撞击声和火炮轰鸣声中，显得极为恐怖。

身披重甲的清兵水师提督施琅正率兵猛攻据守厦门岛的郑氏守军，施琅已近知天命之年，精神、膂力都如壮年。他虽生长于南方，却是个彪形大汉，方脸膛鼓胀着带血丝的肌肉，块块饱满。说话膛音特别重，瓮声瓮气的，如同撞响一口铜钟，看一眼都会猜出他武将的身分。

厦门城垣外呐喊声震耳，马蹄如翻盏，施琅已杀上岸，率水师配合陆路提督李率泰和马得功强攻厦门要塞。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让护城壕外的开阔地上死

亡枕藉。施琅早已是血染战袍，他依然纵马迂回，挥舞着三十斤重的浑铁枪左突右闯，厮杀着。

作为追随郑成功起兵的施琅来说，他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反目结局，当年他是被逼无奈才降了杀入江南的清军。现在，郑成功虽然死了，儿子郑经承袭了延平郡王，施琅依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刀刃沾上旧日盟友的血。但是，端人家饭碗，就得替人卖力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

忽然，一骑马从远处向他驰来，看得出那是一员小女将，苗秀而壮硕，天黑看不清她的脸庞。她的坐骑昂鬃狂嘶地腾越，偶尔与拦路之敌交手周旋，最终还是直奔施琅而去。

就在女将接近施琅的时候，施琅发现了她，惊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来人原来是施琅的爱女施美兰，别看她尚年幼，却从小跟父亲在马上长大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，喜欢女扮男装，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施琅的爱子。

施琅首先想到是攻击金门的马得功有失，施美兰奉命带部分水师牵制金门。因为又有两个敌人骑兵过来挺枪纠缠，施琅不得不一面招架，一面回头对女儿说：“难道是金门那里攻城不利吗？”

女儿急切地告诉她爹，大事不好了，方才有人来报信，祖母叫郑经抓走了。

施琅怔了一下，骂了一句：无耻！手起刀落将一敌兵砍下马，回身拨马而走，这时恰好响起收兵的鸣金声，父女二人骤马突出重围。

施琅怎能忘掉宿怨！那是让他心痛的往事，虽事隔多年，如今心上的伤口还在滴血。

他们最初的矛盾起于何时何事，施琅已经很难理出头绪来了。也许是因为自己刚愎自用、居功自恃、目中无人的个性，天长日久，对郑成功形成潜在的威胁，顺治六年，郑成功进攻潮州时，施琅反对过，但那不过是方案之争，后又反对郑成功“掠民佐饷”，一下子触怒了郑成功，罢了他的职，在施琅赋闲时，正值清将马得功进攻厦门，施琅率身边区区十几个卫士击败了强敌，挽回败局。事后郑成功并未让他复官，只赏了几两银子。施琅尽管委屈，依然没生叛心。

他们的彻底反目，还是因为杀曾德触发的，今天想来，那不过是一次总爆发而已。

曾德虽是郑成功的人，难道犯了律令不该杀吗？事后想来，施琅觉得自己犯了“打狗不看主人”的毛病，谁都知道，曾德是郑成功的心腹，难怪郑成功再也无法容忍他了。

让施琅想不通的是：朋友反目，好离好散，就各走各的路好了，何必瞬间变成

仇敌，必置他于死地？

当年郑成功做得太过分了，他竟把施琅的老父亲和弟弟抓去，也许是当人质让施琅投案吧？施琅也没躲过这一劫，被关押在船舱里，幸亏凭他的机警和过人的胆识才得以逃出，父亲、弟弟却当了自己的替死鬼。

从那以后，无路可走的施琅投奔了清朝。这是大逆不道吗？那你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不得已降清，不也发出家信劝郑成功投降吗？

过去的恩怨本应让它随着海风一风吹掉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嘛。却不料，郑成功虽死，他的儿子又故伎重演，又把施琅的老母亲抓了起来，太可恶了，听了这消息，施琅只觉得胸中一阵阵往上窜火苗，烧得他真恨不得一拳砸烂这恢恢天网，救出母亲。

施琅的老母就囚禁在金门郑经的临时延平王府内。这座王府从前是旧衙门，几经战火，屡毁屡建，郑经也是一会回来一会被赶走，不知经过几个回合了，他也无心花力气好好修缮，这临时居所如今也是百孔千疮的狼狈样子。

此时，一表人才的延平王郑经，站在金漆剥落的回廊下。虽然他还很年轻，却因酒色过度显得脸色苍白，打不起精神来。他问旁边显得城府很深的侍卫冯锡范：施琅能不能上咱的圈套？

一句话道出了本意，抓施琅的老母，是钓鱼——钓施琅上钩。

别看冯锡范只是个宫廷侍卫衔，这官职可是举足轻重，他早年追随郑成功飞兵，因功被封了忠诚伯，更何况，他的女儿没出世时，就与郑经的唐王妃指腹为婚，他们既是主仆，又是亲家，难怪他权势显赫。主意本来就是冯锡范出的，他老谋深算：施琅是有名的孝子，亲娘被抓，他岂有不救之理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施琅也必来。只不过他与郑经想的并不一样，郑经想以施琅之母为劫质，迫使施琅归降，令清军折翼。冯锡范倒想彻底擒虎，一举而除之，他怕郑经心软，才不能告以实情。

郑经吁了一口气，令他怵头的唯施琅而已，除了他，清军中没有可惧之人。

郑经的弟弟郑聪也这么看。郑经所以不惧满人，因为他明白，满人全靠马背功夫打天下，但一见水就晕。施琅就不同了，水陆舟师，样样精通，他又是从郑家军里反叛出去的，太知底情了。

郑聪主张，这次一定要除掉施琅，父王当年没杀了施琅，才留下今日之患，今天是个好机会。

郑经却有另外的念头，他想设法招降他，只要他能为我所用，可不计前嫌。清朝派来围剿郑氏的李率泰、马得功手下的那些总兵、副将全是饭桶，不足畏。

冯锡范很反感地说：“郡王还指望他能降我们吗？”

郑经说：“大不了高官厚禄嘛，咱们假南明皇帝的名义封他个侯，不就心满意足了吗？”

还谈什么假南明皇帝封他？谁不知道，去年四月，南明小朝廷最后一个永历皇帝被吴三桂勒死，剩下的皇族倒是相继投到了郑经麾下寻求保护，但事实上南明已经不存在了。

冯锡范冷笑，认为主公太小看施琅了。他强调，施琅不再是从前跟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左先锋了，他是势利眼，现在见南明小朝廷大势已去，推倒清朝已不可能，谁是正统？清朝就是大一统。有奶便是娘啊。

郑聪添油加醋地鼓动哥哥，那就利用今天的机会，及早除掉，消灭一个劲敌，免去后患。

冯锡范阴沉着脸，重重地说，这才是上策。

郑经一时委决不下说：“也不知能不能抓到？”

冯锡范劝他放心，他设计的计策万无一失，保证瓮中捉鳖！

## 二

施琅和女儿施美兰相继策马来到厦门岛船码头边，想去金门救母，必须渡海。情急之下，施琅只向副将周全斌交代，让他抓紧攻厦门，仅带女儿出来，在他看来，这是私事，不想惊动别人。

驰到码头，施琅首先下马，解下船缆跳了下去，刚刚操起大橹，没想到，一声锣响，从黑暗里跳出几十个黑影，发一声喊，围上来，他们用铁钩子勾住船帮，用力将船摇翻，施琅随着倾翻的船落入水中，但他很快从水里窜出来，冲女儿大叫一声：“美兰，快跑！”

施美兰还犹豫着想过来救父亲，已经有一群人向她包抄过去，父亲又一次高喊让她“快走”去报信，施美兰怕双双被拘，连报信人都没有了，这才打马狂驰而去，很快消失在浓黑的夜色中。

此时的施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郑经的连环计。

好虎敌不过一群狼，一拥而上的偷袭者已经把施琅从海里捞起来，用棕绳牢牢捆住，扔到底舱，盖上舱门，呼哨一声，摇着那艘平底船向着雾濛濛的海上飞驰而去。

在船底舱，一丝光亮从甲板缝隙漏下来，照到施琅脸上。他的眼睛被强光刺



得睁不开。在舱底无法辨别方向，他不知道这船驶往何处，船被巨浪摇撼着，他在底舱坐不稳，耳畔不时地炸裂着雷鸣般的涛声。

他努力直腰想坐起，双手用力想把舱板托起来，但有人用靴子咚咚地乱踩乱躁，上面压了重物，推不动。

过了很久，船终于停下来，由剧烈颠簸变为有节奏的摇晃。

泊舟的地方是个寸草不生、怪石嶙峋的小荒岛。四五个持刀的郑军士兵守卫着这艘平底赶缙船。这时天已亮了，大概他们都饿得受不了了，从海边礁石上用腰刀撬起其貌不扬的牡蛎，生吞活剥地吃生牡蛎肉。忽然一个士兵停止了嚼咽，手向海上指着，呜里哇啦地喊着什么。另外几个士兵有的吐出口中的腥肉，有的忙弯弓搭箭，如临大敌。

原来有一条小船正飞一样滑行在浪峰上，向小荒岛驶来。渐渐近了，士兵们才放下心来。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条俊秀的女郎驾船，一身郑军装束，她一面用一只手熟练地摇着橹，一面腾出左手不停地向虎视眈眈的士兵们摇手绢，满脸灿烂笑容。

放松了警惕的士兵们都松开了扯满的弓。有一个还认出来她：“那不是右先锋苏茂将军的女儿吗？”

这一说，好几个人便都附和着，有人知道底细，还能叫出她的名字——苏闽桃。她的名气很大，郑家军里无人不晓，谁都知道她是个文武双全的才女。

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苏茂将军真有福气，有这么个天仙般的女儿。”

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说：“若苏茂能招我为女婿该有多好！”这近乎下流的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显然是小头目的一个人没跟着大家乐，他多长了一个心眼，像自言自语地问：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一个兵说：“来给大家解解闷，你还不乐意？”

这时苏闽桃已经来到小岛跟前，把小船泊在乱礁石中，轻盈地跳上礁石，向这些士兵嫣然一笑。好迷人的笑容，直把那些兵看得眼都直了。

头目毕竟有警惕性，他审视着问她：“苏小姐来这干什么？”

苏闽桃收敛起笑容说：“我可不是小姐，我可是将军帐下堂堂的都司。”这倒是千真万确，她是有官职的女子，这种事情只有郑氏集团里才有可能存在。

小头目恍然地拍拍额头，讨好地说：“你不说，我倒忘了。去年打漳州府，你是头一个登城的呢！”

苏闽桃说：“你知道就好！”她回手从小船里提出一只竹篮子，声称自己是奉

王命来给施将军送饭的。当然士兵们也有份。

小头目一惊，她怎么知道这里囚禁着施琅？

众人看了一眼篮子，都禁不住嗅鼻子，香味都透出来了，篮里面堆满了肉粽、米糕和整只烤鹅，还有一坛老酒。

士兵们一见，眼都红了，口水直流。苏闽桃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愣着干什么？快拿去吃吧，早都饿了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士兵们连句客气话都没有，饿狼一般拥上去，抓起来就拼命往嘴里塞。

但被小头目劈手夺了过去，他对苏闽桃说：“你说什么施将军，我怎么听着糊涂呢！”

苏闽桃不屑地说：“你信不着我？不奉命，我怎么知道这小岛上船舱里囚禁着一个人？别啰嗦，快点叫施将军吃了饭，我要押他去见延平郡王呢。”

这话有理呀，除了延平郡王和近臣，谁知道劫掠施琅的事？但这事也马虎不得呀。就在小头目眨巴着眼睛思索时，几个小兵早等不得了，一边说：“这还假得了？”一边早不顾一切地蜂拥而上抢饭吃，有人连酒坛子也打开了，端起来就喝。小头目见制止不住，自己也忍不住撕了一只鹅腿啃起来。苏闽桃则在一旁抱着双肩眯眯地笑：“你们别饿坏了船舱里的人，那可是王爷要重用的人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小头目这才赶紧抢着喝了几口酒，不大情愿地提了一串粽子向赶缙船走去。

上面的动静早惊动了底舱的施琅。施琅努力把耳朵贴在舱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有人终于说了一句道谢的话：“苏小姐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。我们以为大人早把我们忘了呢。”苏闽桃说道：“这不是小事一桩吗！”

头上的舱甲板响了一阵脚步声，活舱板被揭开，随着一束阳光，一串粽子咚一声扔到了施琅的脚边。施琅举目向上看，看到了一张既陌生又眼熟的少女的脸，有几分面熟，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正在纳闷，苏闽桃在舱口向他说：“还不快吃，延平王请你去呢。”

施琅咕噜一句：“有这么个请法的吗？”但饥饿难忍，先抓起粽子来吃了再说，连着吃了两个粽子，他才得寸进尺地试探，想出去透透气怎么样？

小头目刚说了声“不行”，却趑趄了一下，咕咚一下栽倒了。随后施琅看见，那些看守他的郑家兵接二连三地扑倒在礁石旁和船板上。

施琅正在惊异，苏闽桃已从上面向他伸出手来。施琅拉住她的手，向上一

纵，钻出底舱。

施琅望了一眼倒在礁石上横七竖八的兵士，问：“小姐是谁？你是专门来救我的？”

苏闽桃一笑说：“你现在还有心思问我是张三李四？快走吧，这附近全是郑家军的地盘，迟了就逃不出去了。”

施琅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两人动手把倒在船上的士兵拖到岸上，苏闽桃解开船缆，动手摇船，小船迅速向雾茫茫的远海驶去。

### 三

晨雾迷漫的海上，只有他们这条船孤零零地漂泊着。海上风平浪静，一群海鸥在他们船的周围上下翻飞，鸣叫着。施琅狼吞虎咽地吃着粽子，想到母亲落入敌手不知死活，更不知女儿美兰是否脱险？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苏闽桃咿咿呀呀地摇着大橹，她望着吃相颇不雅的施琅吃吃地笑。

施琅注意到了，停止了嚼咽，问她笑什么？

苏闽桃嫣然一笑，仰头看看天空盘旋的飞鸟说：“你看海鸥多可怜啊，你却一点也舍不得给它们！”

施琅这才注意到，围着他头顶飞翔的海鸥，有胆大的甚至试图扎下来啄食他手上的食物。施琅也笑了，他把手里的粽子揉碎向船头一撒，盘旋在半空的飞鸟立刻如一阵冰雹般砸了下来，争相啄食碎屑，发出争斗的吱吱声。有几只没有抢到食物的海鸥还大着胆子落到施琅的肩上手寻寻觅觅，啄他的指缝。施琅看着它们笑了。

施琅吃饱了，望着脸上总是带着笑意的苏闽桃问：“我施琅不能知恩不报啊，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是谁呀！”

苏闽桃说：“我是你女儿请来帮忙的，要谢你回去谢你女儿就行了，别人谁会对你这么好。”

施琅说：“这么说你是美兰的好友了？”他顿时猜了出来，他说：“你姓苏，是右先锋苏茂的女儿，而且当着都司，对不对？”

苏闽桃含笑道：“你挺会猜呀。”

施琅常在他面前提起她。苏闽桃小时候施琅见过，那时他与苏茂一样，同在郑成功手下供职。女大十八变，想不到苏茂有这么个文武双全的好女儿。更没想到美兰搬救兵把她搬出来了。这对苏闽桃来说，可是很危险的呀。



施琅正在惊异，苏闽桃已从上面向他伸出手来。施琅拉住她的手，向上一纵，钻出底舱。

苏闽桃说,不请她来,他女儿能办成吗?

“真得谢谢你。”施琅称赞她机智,问她方才是不是用了蒙汗药?随即又表示担心,蒙汗药药量大了也会把人致死的。

苏闽桃咯咯地笑了起来,想不到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大将,这会儿还有一副菩萨心肠。

施琅有另外的说法,战场上厮杀,不是你死就是我活,没办法心慈面软,平时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苏闽桃想起美兰告诉她的一件事:大雨天,一窝蚂蚁泡在水中挣扎,施琅却动了恻隐之心,弄了一张小网,把它们捞出来放到干处,苏闽桃当时听了,还有点不信呢,听了他的话,看来是真的了。

施琅笑了起来,不禁埋怨起女儿来,这丫头,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呢!

不管怎样,苏闽桃眼里流露出崇敬的神色是明显的,她担忧地问:“你是脱险了,老太太还在他们手里,总得想法救出来呀。”

施琅脸色沉重起来,愤懑地说:“他们想要干什么?何必折磨她老人家!”

苏闽桃说得很直白,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!让他投降,逼他投降,他们怕施琅。

施琅轻蔑地说:“我已经弃暗投明,怎么能再降郑呢?”

一听这话,苏闽桃脸色不那么好看了,挑起好看的一双凤目,说:“是吗?依照你这么说,我们都在黑暗中了,你也把我当贼、当匪看了?想当初你不是匪、是贼吗?”

施琅被讥刺得满脸通红,也深觉对不住这姑娘,就说:“对不起,我决没有看不起姑娘的意思。想当初我追随郑成功起兵,后来又举反清复明大旗,也是对,那时满人疯狂圈地,杀人,像血洗扬州……那时有血性的人能不反抗吗?”

苏闽桃咄咄逼人地说:“现在怎么又成了清朝的帮凶了?”

施琅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的,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,毕竟是大势已去,清朝大一统局面已定,谁想逆潮流而动都是不明智的。

这道理显然并不能说服苏闽桃,她不屑地哼了一声,扭过头去专心摇船。

半个时辰后,苏闽桃把船摇到一个小珊瑚岛上泊住,她让施琅上岸去,告诉他千万要藏好,这附近海岛全是郑经的兵。白天太显眼,她说等天黑了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。

施琅再次向她拱手,说了一句“救命之恩,容当后报”。

苏闽桃扑哧一下笑出声来:“我怎么听着像唱戏里的念白呢。得了,你也不

用领我的情,我是冲着美兰才冒这个险呢,并不是为了你。”

这一说,令施琅十分尴尬,一时无以应对,任凭她摇船自去,很快就溶进了一片浓雾之中。他怔怔地出了一会神。

#### 四

天下着濛濛细雨,一个头上蒙着黑布口袋的人被绑在旗杆柱子上。黑布口袋里的人在瑟瑟发抖。

廊下,郑经披着斗篷同冯锡范、郑聪几个人站在一起。他们都铁青着脸,一副悻悻然的表情。他们已经得到了报告,上了钩的施琅还是逃脱了。于是他们只剩下一种选择了。

郑经还显得犹豫,他像在自问,又像是问别人:真的要杀吗?那和施琅的仇可是越来越大了。

冯锡范早铁了心,力主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连苏茂也杀掉,这是个祸害,那些看守回来报告,就是苏茂的女儿苏闽桃用蒙汗药麻翻了看守,把施琅劫走的。他提醒郡王细想,如果没有苏茂指使,苏闽桃有这么大胆子吗?

郑聪火上加油,苏茂本来就和施琅穿一条裤子,从前就是一个鼻孔出气,早晚也得反叛,正好有这个机会,一并除掉为好。

郑经还有几分犹豫,从前父王杀过施琅之父,自己若再把施琅的母亲杀了,那就别再指望招降施琅了。

冯锡范有点怪郑经太婆婆妈妈的了。他不顾越权之嫌,向刽子手喊了声:“动手!”几个持大刀的行刑人立刻从廊下奔到旗杆下,连续挥刀。

黑布口袋里的老太太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,血水顺着旗杆流下,汇合在雨水里汨汨地流淌着。

冯锡范又大声下令去包围苏茂家,把他们父女一并捕杀。

既已如此,郑经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与此同时,冯锡范已派洪旭带兵们冒雨跑去包围苏府,捉拿苏茂、苏闽桃父女。

恰在这时,苏闽桃回家来了,苏闽桃解下斗篷,骑马刚到宅院门口,正要在上马石前下马,忽见一群人从院子里拥出来,为首的指着她大喊:“回来了,抓住她!”

苏闽桃一下子警醒过来,发觉大事不好,掉转马头扬鞭策马急驰而去,那些

徒步士兵追了一阵全都气喘吁吁地站住，追不动了，眼睁睁看着苏闽桃逃出他们的视野。

在回头的一刹那，她看见，父亲苏茂在前，苏家老小在后，正被一条锁链锁了，鱼贯牵出宅门，苏闽桃心里一沉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她明白，都是自己闯的祸，这苦果要父亲和全家人来尝了，这代价太大了。

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？是救父亲、家人还是去彻底救走施琅，她这时才意识到，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此时珊瑚岛上的施琅只能被动地等待救援。郑军兵船在海上穿梭来往，他仍处于危险中。

珊瑚岛上有一个背风的小洞穴，刚好可藏人。施琅此时蜷缩在洞里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，海上起了大风，不断涌起的山一样的海涛接二连三地扑到珊瑚礁上，摔碎在施琅脚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有人踢了他一下。他睁开眼一看，竟是苏闽桃神奇地出现在他面前。一条小船拴在岸边，在浪尖上颠簸着，他一脸兴奋，苏闽桃一到，他就有望逃出虎口了。

他刚要说话，发现气氛有点不对，苏闽桃一脸悲伤，还有几分愤怒。

施琅嗫嚅地问：“你回来了？你脸色好像不大好。”

苏闽桃没有出声，含着泪，把带来的食物堆放在他脚下，便把头掉向大海。

“不顺利，是吧？”施琅试探地问，“没找到我家里人？还是我母亲她……”

苏闽桃冷冷地说：“你只关心你自己！”

这话说得这么硬、这么尖刻！施琅觉得有点不对。他站起来，绕到她正面，看到她脸上的泪痕，心里咕咚一沉，不安地问：“怎么了，是不是连累你家了？”

说到了苏闽桃的痛处，她忍不住哭出声来，抽抽噎噎的好不伤心。

施琅追悔莫及，都怪自己粗心。她放走了施琅，非同小可，施琅早该意识到，这会坏事。既然看守他的士兵们都认得苏闽桃，他们醒过来，为了推卸责任，也会把她供出来呀！弄不好会把她父亲也牵连进来。这是不言而喻的，施琅从前与苏茂私交甚厚，这是郑经、冯锡范他们尽人皆知的呀。

苏闽桃哽咽着告诉他，都是她粗心大意，该事先告诉她父亲一声。唉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，父亲和一家老小已被他们抓走了，她若是早一步回去，也会遭到毒手。

施琅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父亲啊。得赶快想法把人救出来呀！”

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，不是雨后送伞吗？”苏闽桃痛苦地告诉他，也不用

想法子了，施琅老母、还有苏闽桃的父亲，都被杀了。她连收尸都办不到。说完又哭了起来。

施琅脸色铁青，拳头死死地攥着，手骨节捏得咔咔作响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”他拿出一方手帕要递给苏闽桃擦眼泪，苏闽桃刚要接，施琅又收了回去。

苏闽桃不解地望着他。

施琅指着手上的手帕显得不好意思，他说手帕是擦过鼻涕的，太脏了，怎么好意思给姑娘擦泪水？

苏闽桃很有好感地看了他一眼。停了一下，苏闽桃长长地一声叹息：现在她已是无家可归了。

施琅心里被愧疚充塞着，他说：“姑娘若不嫌弃，我家就是你家，我们吃干的，也不会让你喝稀的。更何况，我家美兰又是你的好姊妹呢。”苏闽桃没出声，算是默许。

停了一下，她平静多了，她让施琅先吃点东西，吃饱了好上路，正好现在是东南风，可以把他们漂到厦门去。

天幕悄无声息地撒落在茫茫大海周边，他们像被裹在密不透光的罐子里。夜，给了他们分外的安全感。

浪涛起伏的大海上，苏闽桃驾驶的小舟如同一个小蛋壳，忽上忽下地在浪峰浪谷间出没，海浪不时地漫过他们头顶，她和施琅全身都被海水打湿了。他们都是水师出身，大海再狂暴，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。

施琅大声问她，知不知道马得功现在在哪里？他得尽快与他会合，这正是作战良机，郑经盘踞的金门、厦门两岛指日可下。

苏闽桃告诉施琅，来海岛前她刚听说，陆路提督马得功死了，是战败投海死的。

施琅大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月初率漳州、海澄水师从海澄港出发，马军门统陆师出金沙，敌人已收缩至金、厦两岛了，马军门即或失利也不至于这样啊。

苏闽桃说：“那我可就说不清了。”



## 第二章

---

父杀其父，子杀其母，旧恨添新仇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如果代价是搭上自己亲人呢？自己不过是提督，却要保别人封侯。让我投降不难，请康熙退位，我来当皇帝。亡命途中也忘不了夺命，夺命是为了夺位，从此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十五年后的报应才为因与果画上了最圆的句号。

---

郑经原想诱降施琅而瓦解清军，从而挽回败局，随着施琅的逃逸，施母的被杀，全都化作泡影了。他换得的是更大的危机。

施琅一回到厦门，立即提调水师，又用舰船运送李率泰的步兵上岛，协同作战，猛攻厦门鹭岛。

金戈铁马，战鼓声大振，征战的兵器声和呐喊声仿佛把大海都翻卷起来了。

施琅靠郑军降将为内应，占了上风。打破了缺口后，统战船向厦门发起强攻。炮弹纷纷击中厦门城墙，墙倒门破，清军水陆并进，施琅弃舟登岸，女儿施美兰为他牵来坐骑，他接过浑铁枪，飞身上马，第一个冲出去，战鼓频催，大军掩杀